



GCB

小资书吧

红

杉娃/著



红

红 红 红

小 资 书 吧

红

杉 娃 / 著

written by Shan Wa

于 均 / 绘图

painted by Yu Jun

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红 / 杉娃著. - 上海: 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,

2003, 7

(小资书吧)

ISBN 7-5322-3620-X

I. 红... II. 杉... III. 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3)第056793号

红

作 者: 杉 娃

丛书主编: 黄杉果

策划编辑: 丁国联

责任编辑: 张 翠

绘 图: 于 均

装帧设计: 红美人工作室

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

地址: 上海长乐路672弄33号

经销: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印刷装订: 上海信老印刷厂

出版日期: 2003年8月第1版 2003年8月上海第1次印刷

开本: 890×1240毫米 1/32

印张: 5.5

彩插: 时装画24幅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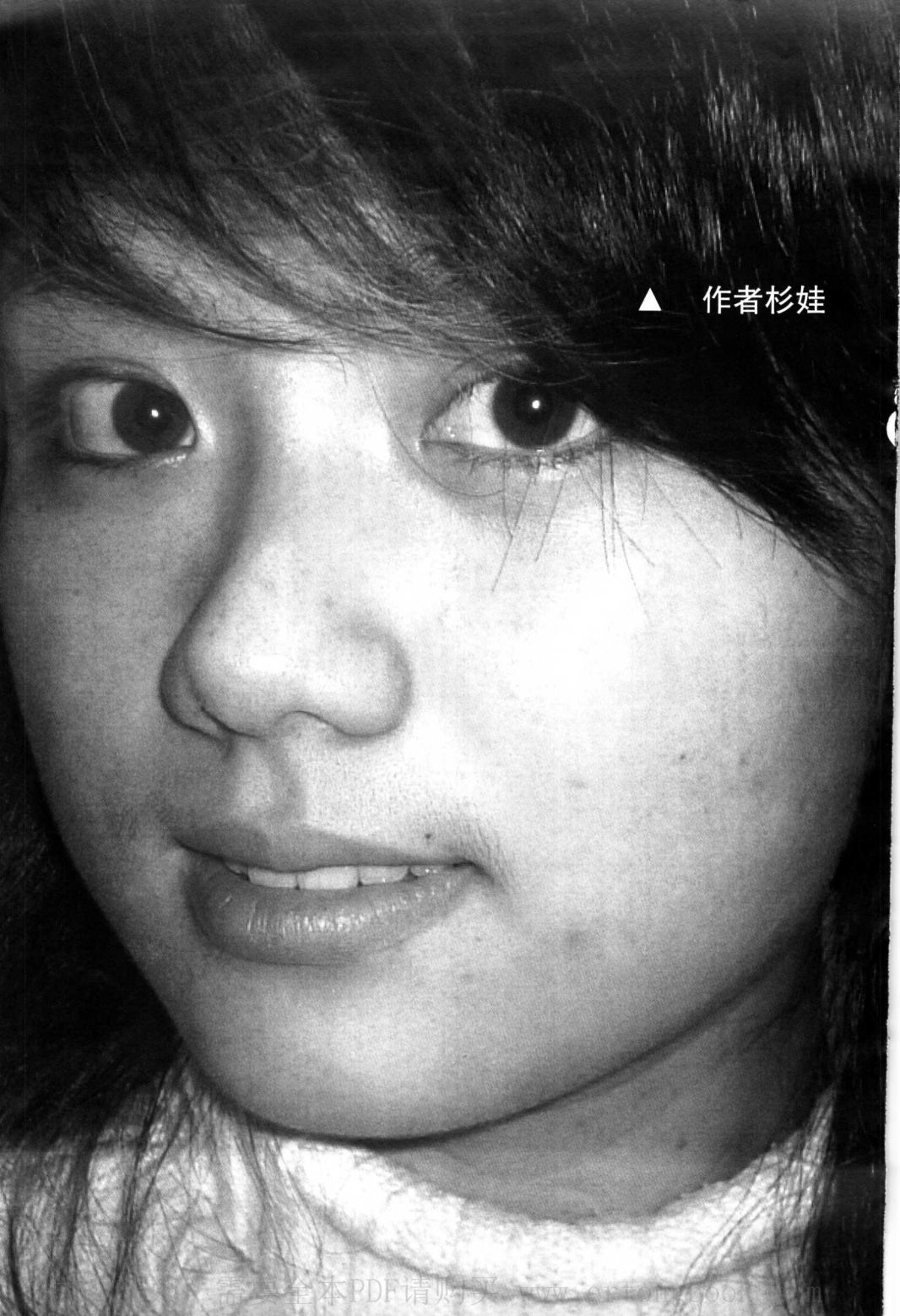
字数: 100千字

印数: 00, 001-10, 000册

书号: ISBN 7-5322-3620-X/I·84

定价: 20.00元

版权所有,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可与出版社联系调换。



▲ 作者杉娃

香风拂动红美人

杉娃

当《红》的第一个字在记事本里出现的时候,是2003年的4月,那时我想,等我最后一个字完成的时候,就是我穿红裙子的季节了吧。

6月,广州的天气湿热湿热的,这让我怀念起北方有些冷酷的干燥来,但幸好我还是可以穿红裙子的。每次女朋友和我逛街的时候都说,求你不要再买红裙子了好不好。但不管我买了其他一些什么,我总是忍不住的捎一件深深浅浅、长短不一的红裙子。

有朋友说要给我画幅油画,问我喜欢什么颜色。我说,红色吧,顿了顿又说,我这个人就是红色的。我记得我和红色所有的缘分:高三,我十四五岁,女孩们刚刚开始打扮的年纪,我有了第一条红裙子,在裙脚上有古古怪怪的贝壳形扣子。大一的时候,我第一次涂口红,那抹艳丽的红色一碰到我颤抖的嘴唇就立刻妖娆起来。还有我惟一一次抹腮红是大四,我病倒在床上,形容憔悴,当他要来探望我的时候,我把腮红抹在脸颊上,对他甜美的笑着,我不知道那个样子的我是不是很动人。

大概是去年年底的时候,收到过一封读者的来信,她说:杉娃,你一定很偏爱红色,每一本书的封面都是红红的。我不加思索地回答她说,是

啊,红色代表有爱情嘛。在我用鼠标点下 send 按钮的时候,我突然明白,在此之前,我对红色的偏好是无意识的,但是,我心中早就认定这是爱情的颜色啊。

我一直认为红是一个极具女性色彩的字,一个丝字旁和相邻的一个工字总让我联想起做女红的古典少女,所以不论美女们把红色表现得多么香艳,我还是认为它是清纯的,像乱世之中的爱情。它的读音也是极美的,你可以吹气如兰地在情人的耳边唤出,那时的“红”是诡惑的;你也可以大声地、歇斯底里的叫出,那时的“红”可以让你拖出长长的哭腔,那是绝望的。不是所有的汉字都有这样的天赋,“红”的特殊点在于,它象征某种爱情。

不可否认,“红”是个媚俗的字眼,不如紫字高雅,也不及蓝字有文人的气质。某年夏天我试穿完了 Espirt 店里所有的衣服后,女友说,你还是穿红色的好看。当时我有些泄气,我就注定要当一个热烈媚俗的人吗?我写完《红》后,心静如水,我想,红就好比媚俗的爱情,有些人却就在这媚俗中过着安然无恙的幸福生活,这是让人羡慕的;有些人把媚俗演绎成惊艳,这是让人崇敬的。但不管是哪种媚俗,它的存在就是因为它必不可少。你能缺少红色吗?或者说,你能缺少爱情吗?

当《红》完成最后一次字的时候,我用 Email 发给我的女友们看,她们问我为什么要有两个叫红的女孩,但性格却完全不同?象征着爱情的“红”是包罗万象的,在我一柜子的红裙子中,只要你仔细分辨,没有两

件是一模一样的颜色。就算世界上有再多的叫红的女人,她们都不会重复,女人的身上是有精灵气的。我之所以让这个两个叫红的女孩都陷入同样的爱情漩涡有两个原因,一方面在每段美丽的爱情背后都有一个为之哭泣的人,我希望把这个哭泣的人从隐秘的角落拽出来;另一方面,女人和女人之间、精灵和精灵之间是相通的、并肩作战的,不管他们是不是都叫“红”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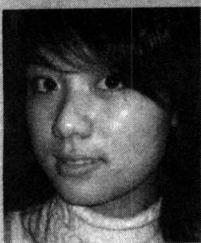
总有一些读者喜欢问我,真的存在这个人吗,你真的发生过那样的故事吗。我喜欢在文字里流露我的情绪,却不喜欢暴露我的细节,文字是安抚灵的工具,不是一把粗暴的剪刀。

说实话,《红》这本小说,我本来准备写来作为一个好朋友的结婚礼物,他的故事和书里面的故事沾一些边。之前他总是跟我说,你写那么多小说,为啥不写写我的故事,我的故事也很感人呀。4月的一天,他突然告诉我,他快要结婚了,女主角却不是红。我想得赶快写完这个故事,不然一些美好的感情就被婚姻遗忘了。但遗憾的是,写着写着,什么都变了,情节也变了,人物的样子也变了,现在我都不好意思把这本《红》拿给当事人看了。在写作方面,我很主观,从来写不好一个现成的故事,情节总随着我每天的性情上下浮动着。我只是觉得《红》或者红应该是这样的,不应该是那样的。

在我写完《红》的那天晚上,我做了一个诡异的梦,一个相貌平静的女子穿着一条石榴色的长裙,还有一双串着珠链充满异域风情的鞋,走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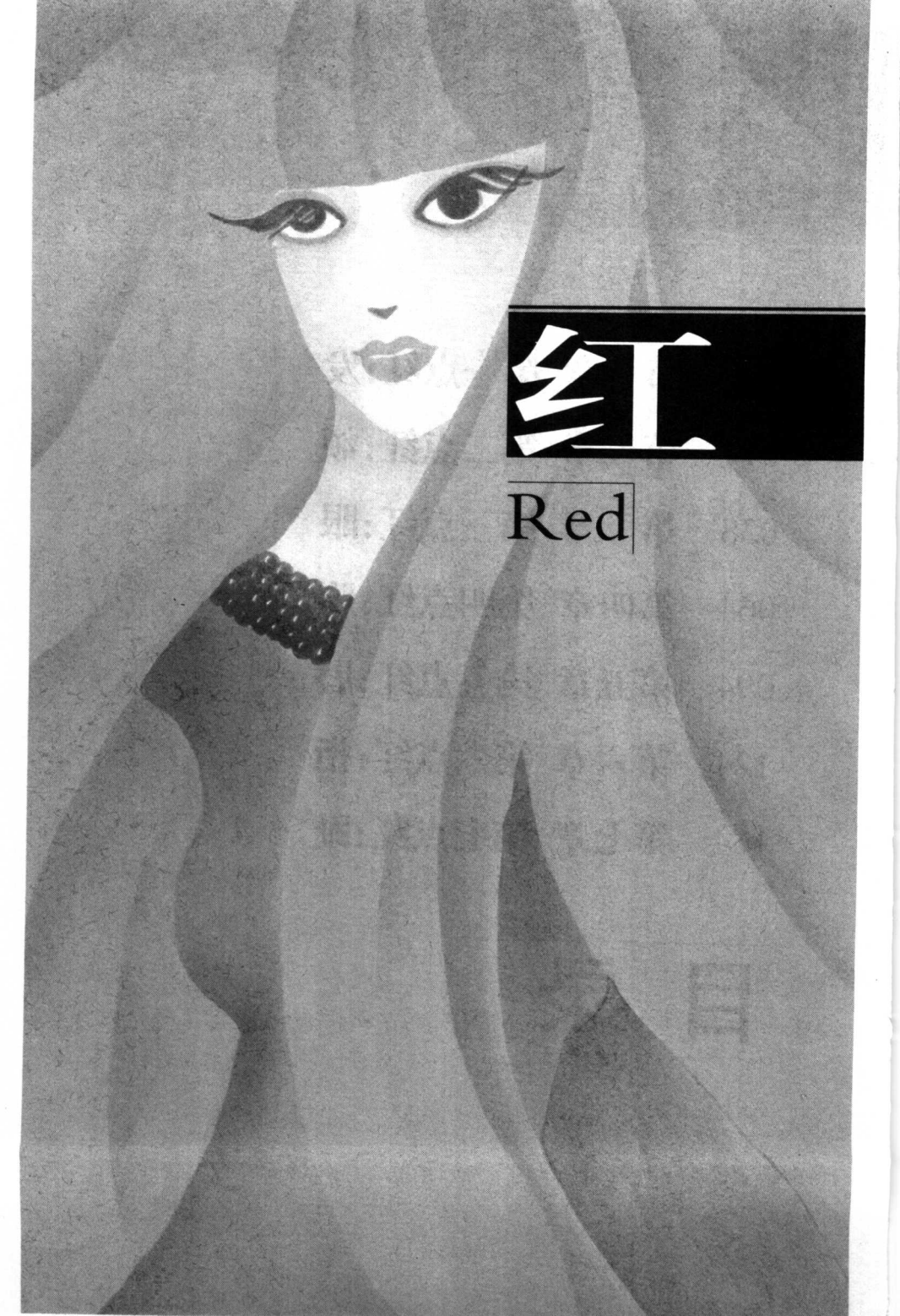
过我小时候生长过的那片杉树林,走过横平竖直的石家庄街道,走过北京的香山和什刹海,走过广州西关狭窄的骑楼,她在继续走、继续走,不知道要走到什么地方去,我认定她的名字叫红。

2003年6月30日于穗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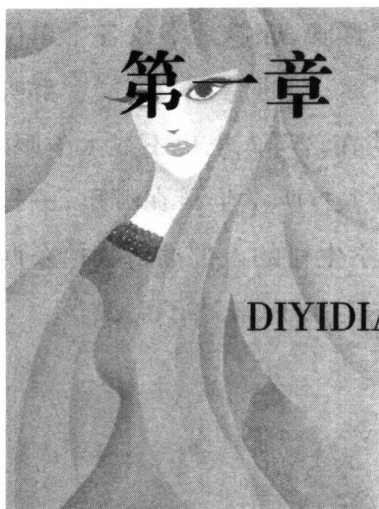
- 002 第一章 第一点红:发
- 014 第二章 第二点红:额
- 038 第三章 第三点红:眼
- 064 第四章 第四点红:脸
- 094 第五章 第五点红:唇
- 124 第六章 第六点红:指
- 164 第七章 第七点红:趾

目 录



红

Red



第一章 第一点红:发

DIYIDIANHONG:FA

红,红唇的红,红裙的红。

在我 21 岁之前,我刻板地上班、刻板地工作和恋爱;在我 21 岁之后,我坐在一辆破旧但有目的性的火车上,离开我熟悉已久的广州和相见恨晚的黄山,要去南京。等火车有规律的车轮声像中年妇女的月经,渐渐泄气,而后嘎然而止的时候,南京就到了。

倪宁,倪宁的倪,倪宁的宁。

我的身边坐着一个认识不到 72 小时的男人,而在 24 小时之前,我爱上了他。他是一个略微有些油嘴滑舌的颓废青年,而我的历任男朋友都是一成不变的斯文人。我不知道这种无根无据的感情是不是来得过于可笑,但就像我的死党 Chanel 告诉我的,旅行就是一种艳遇,必须发生一点意想不到的事情。

再次来到南大校门口还是一个傍晚,应该是学校各个单位快要下班的时候,女生们有的打网球,有的抱着书一群一群叽叽喳喳的说话,刚刚毕业2年的我在这群人里也不显太乍眼。就是因为这种虚荣,我不愿意向别人打听学生科在哪里,一打听就露馅了。于是凭空找了过去,学生科的人都准备收拾东西下班了,我瞅准了一个好“欺负”的老头子,就凑了上去。

“老师,我想向您打听个人。”

“什么人,我要下班了。”

“一个叫红的,南大的毕业生。”

“我又不是派出所,你怎么打听到这来了,我下班了,打听人上派出所去。”

我相信凭着声音甜美就可以打动老头子,看来我要使出我的杀手锏了,我早有准备。我拿出大学刚毕业在广州一家报纸工作时的名片,递给老师。“老师,您看,我是广州《××日报》的记者,我特意到南京来就是为了到南京大学来调查这个人。”

上年纪的人就是好蒙,他端详了我的名字和我好半天,热情洋溢地把我重新迎进房间。为了让老人家打消为难我的意图,我告诉他,这个新闻在报道出来之前不能向外透露,还希望他能合作。老人家怀疑地看了看我,看我一双纯真无瑕的眼睛,就把电脑打开了,不过一会就找到了这个红的资料。

“姓名:张红,性别:女,出生日期:1976年5月21日,籍贯:江苏、南京,入学时间:1995年9月,爱好:舞蹈、摄影,系别:工商管理,政治面貌:团员……”

“老师，就这点资料吗？没别的了？”

“学校还能有什么资料了，当然就这点，不然给你一个她当年导师的电话，你问问他去。”

遇到这么热心的大爷我还能说什么，一个劲地说“谢谢，谢谢”。他还特认真的问我，“不是我们学校的女学生犯了什么事吧。”既然骗了人家就不再忍心看他难过，就安慰他说，不是坏事，是好事，是好事。

我不知道是好事还是坏事，对我来说，这是一件奇怪的事情。在南京的第三天早上，我还没有从被子里钻出来就听到了一阵脚步声。这不是倪宁的，倪宁的脚步声完全杂乱无章，而他的似乎是在跳什么狂野的舞。他没有敲门，完全用钥匙把门打开。我叫不出来，连起床的勇气都没有，只能呆坐在床头，用被子捂着胸口。

那人开门一见到这情景，很不好意思的把手放在脑门上，做了一个抱歉的姿势，然后贼眉鼠眼地到处乱瞅。

“嘿，是谁带你来的？”

“倪宁。”

“倪宁？！”那人的语气十分震惊，简直要把墙上的灰全部震下来。

这个小屋子据说是倪宁大学时候乐队排练的地方，所以很多人都会有钥匙。我把身子躲在被子里穿好衣服，起身洗脸刷牙，总感觉那个人很困惑，坐在沙发上欲言又止。

“你叫什么名字？”

“红。”

“红?!”这次他的语气比刚才更加震惊,我下意识地用手捂着耳朵。他又把手放在脑门上向我表示道歉,但眼睛一直在我身上身下打量,眼球都快要突出来了。

怪事还有一件。当这两个人出门找另外一个哥们喝酒的时候,我闲着无聊就开始收拾东西。这个小屋子很少有人来住,都只是浮光掠影地回来喝喝酒、制造完垃圾就走,所以这个不到20平方的地方囤积着猴年马月的臭袜子和内裤,谁没用完的半盒安全套,碎成两半的打口CD,5个脏兮兮的男生只穿着裤衩的猥琐照片,用来偷看女生宿舍内衣美女的望远镜……

我在一堆烟屁股和一只看不出颜色的足球袜之中发现一张纸条:

“今天下午6点半,学校礼堂前。

红”

我被签名刺得愣住了,一时间很多很多东西涌了上来,都想融会贯通一番,但又被我压了下去。黄山山顶上的故事现在剧烈地冲击着我,像一部正在快进的DVD,什么美好的情节都变得张牙舞爪。我忍住那些痛楚来观察这张便签,用的是我最喜欢的淡蓝色,但红两个字为什么不是我的字迹?我迫使我自己思考这个问题,又弱智又滑稽的问题。有了一个问题去思考之后,就腾不空闲去思考别的了。

我再也不热衷于收拾房间了，把我刚才收拾好的地方全部翻乱，翻箱倒柜地找跟这个签名有关的其他东西，而任凭我找遍了房间的整个角落，什么蛛丝马迹都再也没有了。我带着收拾房间专用的大红塑料手套，呆呆地坐在那个硬帮帮的双人沙发上，两只手就杵在那里。我倒没想什么伤心的事情，有些东西你不想就以为自己不难过，一开始想，那委屈的闸子打开就管不住了。既然那个红邀请倪宁在学校礼堂门口见，那么应该也是南大的吧，我想。那个贼眉鼠眼的摇滚青年问我是不是红，我以为我是，原来我不是呐。

我是谁呢，她是谁呢。

在 21 岁之前，我叫红。有些朋友亲昵地叫我 Red，有些亲昵地叫我红红。在 21 岁之后，我发现，就算是跟随我 21 年忠贞不渝的名字也有背叛我的时候。

这就是红当年导师的电话号码，几个数字排列在那里形成了一种召唤。在数字迷惑我的同时，我恍然大悟，一直有种力量召唤我辞职、旅行、认识倪宁、听闻红，一直有种力量把我召唤到真相里去。我拿着电话号码有点发慌，事已至此，不继续下去都有点说不过去。打通导师电话，说明了一下我的“身份”和来意，导师也很快相信了我。学校里的人都特别单纯，或者是老师们特别容易上文化骗子的当，或者是我这个样子实在不像个骗子。

“张红啊，她是 98 年毕业的？哦，99 年。我不怎么记得了，好像后来去法国了吧，我还是在他们同学录上看到的呢。不然

这样，我记得她当年跟个男生关系挺好，你可以去问问那个人。那个男生叫——叫倪劲还是倪宁什么的，不过电话我也不记得了。”

老师觉得自己没帮上我什么忙，语气里都是特别遗憾的感觉，好像觉得有点对不住我似的，一边起身送我一边说：“都毕业好多年了，不怎么记得，而且红这个女生也不怎么喜欢和人打交道，所以我们都不知道她的去向。”我说了声谢谢，就下楼走了。我是真的要谢谢他，他确实地告诉我和那个给我提了一路包、成天肉麻兮兮叫我“红”的倪宁有关系的是那个红，而不是我。好你个东西，原来安了这份心，我心里那个窝火，真想把倪宁掐死一万次。我一路走一路没少摧残花草，把南大一路上的小灌木都揪了个半死。

一个星期前，我在火车上认识了一个叫倪宁的男人，他就坐在我的对面看《南方周末》，穿着一件单纯的 T-shirt。火车上的人很少，这根本就不是旅游的季节，但他也根本就没有和我搭话的打算。我当时的身份还是一个大外资企业的业务经理，在火车行经一个不知名的小站时，我的手机开始拼命地响，是 BOSS 的电话，我接电话后，一口气地说了一串话：“对，我是红，但从今天开始，我辞职，我炒了你的鱿鱼。”我没有想到，这是这句咬牙切齿的话把我带进一个不可思议的故事中，我以前从来没有想像过的、惊涛骇浪的故事。

“红！”在这个空荡荡的车厢里，倪宁的叫声很尖锐，似乎